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1930—1935 卷一

# 夏 乃 鼎 目 記

顧廷龍題



上海  
著名  
商標  
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目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k825.81  
x195.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鼐日记/夏鼐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夏… II. 夏… III. 夏鼐(1910~1985)—日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186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定 价 58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夏 彥(1910-1985)

土條所用之填塞火藥之供擇。回亂時，常以此桿探探民住宅之藏藥，故利用之以探亮井。下午費掘，仍無所得。工人皆沒精打采。余以此二病為臭虫、虱子、跳蚤所擾，不能安眠，亦無精神，乃提早收工。返家睡覺一頓，以補之連日之失眠。回陽工作至此地步，已入窮境。決定明日在附近改路一則，後日即返城。

五月十二日(六)。開渠塋出土彩陶罐。由瓦罐咀車行，經過家溝至果上橋，經一農家新得之。去年將小渠剝平，無意中發現之。計華成彩陶罐二，(一)陶罐紋疏一，黑色(試名?)小石斧一，開係一處出土，放置於人頭骨之側。人骨已掩埋，問其候，幸三千元以起。有敵時不便搬，故未出候。撤新途再與該侯，俾令其引至出土地一觀，乃在小渠上，其上、下皆為農田。旋於其家檢名製長串珠一串，上附有X記子處。乃知有敵時一馬車更方得未。同至馬保長(望武)處小坐，村人遂取出之古罐以圖二。二萬五千元之彩陶罐計大罐一(四十平，下半截柳條紋)，中平罐一(十四平，下半截紋上平有柳條紋)，大耳小瓶二。連全上此在此間所出之兩件馬罐口部底刻陶紋，一共五珠，計五百五十元。遂令村人引至其家。之出土地，地面無石，亦無灰土，而土質較潤，土質較多。當為墓葬之所在也。4時已種上農作物，非僅秋收(陰曆七月)底，不能發掘。經果上橋農人不在此，未能購得其出土之物。返至家咀，知馬忠忠於老病，病得弄弄及石珠。此卷乃在藏骨發現當時便掘出頭部，於其上得石珠一，當時掘出即於此次重掘，於其上又得一珠。1時亦掘得，午後前往舊報，又於頭畔得一陶片之同圖。時代當較後。其年復，又於草坑得在西溝與魏家咀之間，其北即魏家地咀。馬忠忠曾於其地掘得紅色黑彩方形瓦磚二塊。此次尋覓，並無所得。惟於地面得彩陶片及彩紋陶片者一。



夏鼐日記選影。夏鼐於1944年至1945年前往甘肅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考察，對中國史前時期和漢唐時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1945年5月12日，他在寧定縣獲知一處辛店文化遺址的情況，並做實地考察之後，在陽洼灣第一次發現齊家文化的墓葬；於是在13日對陽洼灣的兩座齊家墓葬進行了發掘，在一座墓的填土

彭家坪(离什阳崖东),其地在彭家坪之南,市家沟之东,地面陶片较多,为齐  
 期之细红陶及柳条纹陶(但亦有较细),新陶二片,似皆由斜坡上落下,但斜坡上并无灰  
 层。此特一老人名马依奴斯,若未要看当时土窖中之四片,谓其人住瓦窑咀西  
 侧,民十三年亦曾从事盗掘,有田地在此瓦窑咀畔,土土利路颇多,葬尸近月视  
 其田中盗掘,经氏发现,遂相殴争,伤及手指。今日其相指尚臃白,不能  
 运用。余通余取书以示之,氏乃引余至其田中,指出孰高曾出一块  
 孰低一块,八岁童谓其田中所藏者尚未掘完,仍余秋收收成在其田中  
 余漫意之,明知其地少掘得完,若葬之希世,以当年盗掘遇甚此,以于  
 故余独自徘徊于田边,当时已暮色苍茫,据信葬年不无时代之迭葬,  
 民十二年之盗掘,似觉里暗中人影憧憧,想见当时之热闹,不禁神往  
 归途遇及马依奴,谓与其兄马成军一同在彭家坪旁斜坡上发现墓葬,  
 坎马成军还,携回陶罐二,乃齐家期之两耳瓶及单耳瓶。余大受启发,  
 齐家期墓葬之发现,此尚属第一次也。决定明日再住一天,从事发掘,  
 处理余亦亦在但以为家位较旧之泥陶罐得瓦罐而去,而不知余心中所,喜悦之至  
 五月十三日(四),在彭家坪从事发掘,昨初发现之人头骨,乃一已  
 毁之墓葬(Tomb 0)。解得之二罐,乃属另一墓葬(Tomb 1)。计在Tomb 1中发  
 五陶器,于颈侧得一骨针(1)。Tomb 2得陶器四,身侧得一骨罐,口中  
 一骨骸物,似为含殓之用。陶器皆在足侧。人架颈部向北,仰卧。墓  
 狭小,内填土较硬,又于内填土中呈现齐家期陶片每墓二十餘片。在  
 Tomb 1内填土中发破彩陶二片,有齐家期之粉纹,更得一明器矣。由  
 此墓葬,高而家多,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决定暂以此为止。不向  
 近试掘,故希望有机关发掘此一墓地。不知将来能否如愿否。出  
 陶器皮精美,但稍单调,计两耳瓶三个,单耳瓶三个,绳纹彩陶罐三个。  
 马甲家(马福)云,其家徙居住亭定三甲集西十餘里之似家。家中曾育与此  
 出土者相似之绳纹陶罐,乃似家之墓。李家之墓于瓦窑咀出土(由似家至  
 湾,仅行过上坡,陈家古子,粟家大坪,及中嘴子)。

中发现两片彩陶,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找到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的明确证据;后又因临洮寺洼山的发掘,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从而最终纠正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谬误。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此魏軍中有漢人自來非我但魏新從其前所果能列兵我必殺之

所論甚是足徵讀心細心為師

晉書

學生姓名：夏 鼎 學 號：1543

Name in full: 夏 鼎 School No.: 1543

考試科目：晉南北朝隋史 等 第：

Subject : Grade :

答 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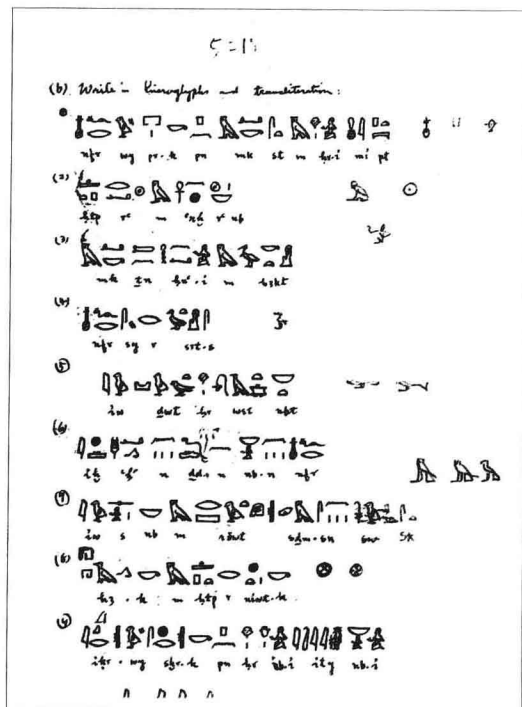
Answer :

讀史札記

論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漢人外，似亦有中原漢人在內。

北魏兵制史無明文不可詳攷 陳師直中各謂北魏兵制似乎軍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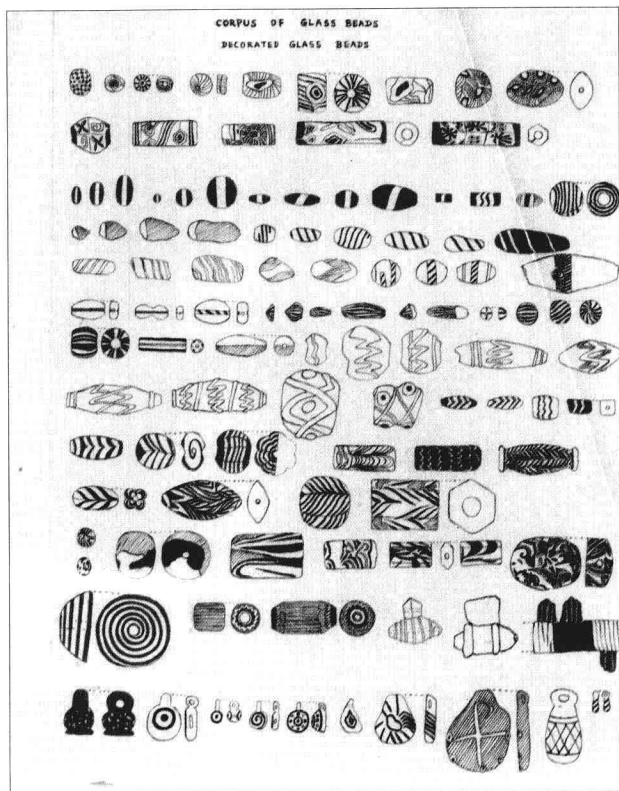
1931-1934年夏鼎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受到他们的青睐。图为陈寅恪教授在其《晋南北朝隋史》考卷上亲批的大段评语，最后称赞他：“所论甚是，足徵读心（书）细心，敬佩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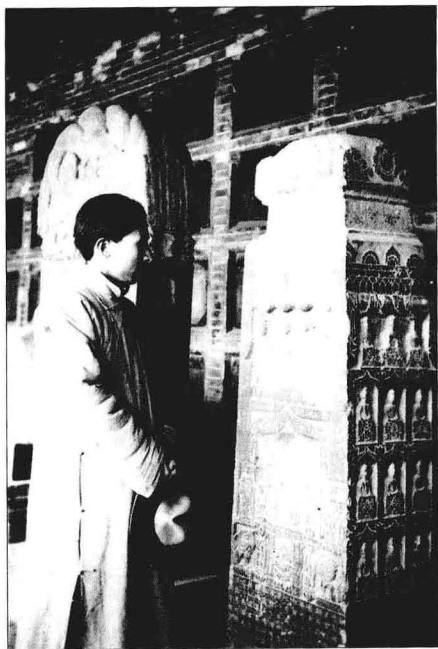


夏鼐进入英国伦敦大学一年后，确定攻读埃及考古学专业，以期在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的历史时期考古工作有所借鉴。其间，他跟随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方法，前往埃及参加艾尔曼特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处理复杂考古遗迹方面经受严格的科班训练，并详细参观诸多古埃及陵墓。图为夏鼐骑骆驼在开罗附近的金字塔前。

1938年，夏鼐在格兰维尔教授的指导下，着手钻研古埃及串珠这一埃及学上的重要课题，撰写博士学位的论文。日记详细记载：先系统整理伦敦大学学院的大批藏品，广泛阅读有关的考古学文献；再补充开罗等地博物馆的资料，并向埃及学泰斗皮特利求教；后携带两千多张卡片和未及完成的文稿返回祖国，1943年终于全部完成。1946年7月伦敦大学特许免于答辩，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家。图为夏鼐亲手绘制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插图。



夏鼐就读清华大学时期，课余除参观北平城内的故宫，游览清华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香山、妙峰山等地外，还曾组织同学前往山西的太原晋祠、大同云岗等地参观。日记中详细记录数十年间在各地参观游览的情况，抄录了许多所见牌匾和碑刻的文字。图为1934年4月夏鼐在太原晋祠观看北魏时期的造像碑。



1935年春，夏鼐前往河南安阳，在李济、梁思永指导下参加侯家庄西北岗殷代陵墓区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时与考古队诸师友合影(右起：石璋如、夏鼐、尹焕章、李济、梁思永、刘耀(尹达)、祁延霏、李光宇、胡厚宣、王湘)。

1944-1945年，夏鼐和向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经费严重不足、气候极其恶劣、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往敦煌附近和河西走廊，进行为期将近两年的考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收获。图为夏鼐与向达在敦煌合影。



夏鼐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时，原主持田野考古课程的皮特里教授已退休，课程改由惠勒教授继任。惠勒在田野考古方面，工作严谨，方法细致。他主张不仅发掘出古代的文物，而且要发掘出古代的人民。夏鼐曾参加惠勒主持的梅登堡遗址发掘，深受其考古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图为1973年9月夏鼐重访英伦时，晋见83岁高龄的惠勒老师。



1941年初，夏鼐结束五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到抗日烽火中的祖国后方。他没有立即返乡与父母妻儿团聚，而是迅速参加四川彭山崖墓发掘。图为当时发掘队成员与前来视察的李济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1956-1958年，在夏鼐亲自主持下，第一次进行中国古代皇帝陵墓的发掘——北京明十三陵中明神宗定陵的发掘。从开始的实地勘察到发掘中的每个关键环节，他都亲临现场具体指导。特别是清理地下玄宫期间，夏鼐强忍病痛，坚持工作十多天，事后病休了五个多月。图为夏鼐匍匐清理万历帝后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珍贵文物。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上世纪70年代震惊海内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当年夏鼐派遣多位得力的研究、技术人员，支持这项考古工作的发掘清理、器物绘图、编写报告，保证了高质量地顺利完成其学术任务。图为1973年12月，夏鼐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工地进行现场指导（后立者：中夏鼐、左高至喜、右王予；前蹲者为当地技工）。



### 古病理学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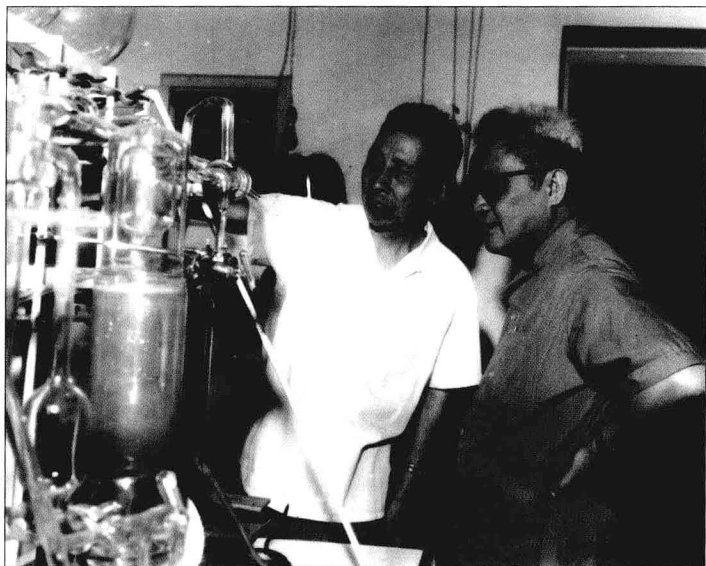
- (1) Ruffer, M. A. *Studies in the Palaeopathology of Egypt*, Chicago, 1921.
- (2) Moodie, R. L. *Palaeopat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evidences of Disease*, Urbana, 1923.
- (3) Pales, L. *Palaeopathologie et Pathologie comparative*, Paris, 1930.
- (4) Brothwell D. et al (ed.) *Scien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1963. 此书中有下列诸篇，可供参考：
  1. Goldstein, M. S. The Palaeopathology of Human Skeletal Remains. PP. 391-400.
  2. Sandison, A. T. Wells, C. The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uman Remains. PP. 401-412.
  3. Sandison, A. T. The study of Mummified and Dried Human Tissues. PP. 413-426.
  4. Brothwell, D. The Hair of Earlier Peoples. PP. 4-7-436.
  5. Gschmeier, H. Pulverology. PP. 437-446.
- (5) Huxley, A. L. (ed.) *Anthropology Today*, New York, 1953. 此书中有下列二篇，可供参考：PP. 120-126.
 

Ackermann, E. H. Palaeopathology.

古病理学参考文献：(4)(5)两篇，为本书的参考文献(1)(2)(3)和中间两篇(4)(5)和(6)。

马王堆汉墓发掘并出土女尸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当时国内学者对古病理学所知甚少。夏鼐为湖南医学院承担解剖女尸主刀任务的彭隆祥大夫，亲笔开列包括五种专著的“古病理学参考文献”，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进一步明确目标，顺利地完女尸研究任务。现在，彭隆祥大夫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古病理学家，他深情地说：“是夏老为我指的路。”图为夏鼐当年亲笔开列的“古病理学参考文献”（原大）。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在他的多方筹划和大力支持下，考古所于1965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碳-14断代实验室，对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1977年夏鼐根据已有的年代数据，结合考古学证据，全面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远古文化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图为夏鼐陪同外宾参观考古所实验室。



1985年6月上旬，夏鼐远赴中原大地，视察河南偃师的商代都城遗址发掘工地。这是夏鼐最后一次进行田野考古的实地指导，返回北京一周即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图为夏鼐与偃师商城发掘队队长赵芝荃商讨进一步工作事宜（左二赵芝荃、左三夏鼐、左四洛阳市负责同志、左五王仲殊、左七王廷芳、左八安志敏、左九蒋若是）。



中国考古学会这一考古学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1979年4月的考古学会成立大会选举夏鼐为第一届理事长(1983年连任第二届理事长)。考古学会在夏鼐的领导下，为开展学术交流、推进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图为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合影(右起夏鼐、梅益、常书鸿、裴文中等)。



夏鼐领导考古研究所期间，不仅全面领导学术研究，而且亲自主持编辑工作，从学术上严格把关，避免失误。考古所出版的各种考古学专刊，大部分在发稿前经过他的详细审阅。《考古学报》和《考古》两种刊物的文稿、外文目录和提要，他都在出版前或审阅原稿，或审阅清样。同时，他还经常审阅其他学术单位和新华社的稿件。夏鼐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宝贵的精力。

夏鼐交往的外国学者中，日本学者为数最多。他曾三次前往日本访问，受到日本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图为1963年12月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团员第一次访问日本，与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右)、杉村勇造(左)亲切会见。



1979年6月夏鼐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周扬率领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图为夏鼐与部分团员合影(左起：唐弢、日本友人、贺麟、代表团秘书、夏鼐、李荣、任继愈、黎澍、李芒、日本友人)。



1973年在法、英两国先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夏鼐作为展览工作的领导成员，从挑选展品、审查陈列，到校订中外文展览说明、出面对外谈判，前后一年半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图为1973年9月，夏鼐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王冶秋前往伦敦出席展览开幕式时参观斯通亨奇环状列石。夏鼐手持三十多年前留学时期的参观指南，思绪万千地与英国友人交谈。



夏鼐曾四次前往美国访问。图为1980年5月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中国青铜器国际讨论会时，考察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左起张政烺、夏鼐、马承源，左后张长寿)。



早在1943年夏鼐即与李约瑟相识，四十年间交往不断，结下深厚的友谊，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图为1984年8月作为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顾问委员会委员，夏鼐和李约瑟共同出席该会开幕式时合影。



夏鼐和张光直，都曾在青年时代师从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共同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为1975年5月中旬，张光直（左四）作为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成员，与吉德炜（右二）等美国学者一道，第一次访问考古研究所，与夏鼐（左五）等初次会面时合影（右三安志敏，左二卢兆荫，右一王世民）。